

试论《太平广记》的版本演变

张 国 风

《太平广记》“荟萃说部菁英”，作为“小说家之渊薮”，历来受到小说史家的重视。关于《广记》的研究，前人已经为我们作了很多工作，《广记》的校点本（汪绍楹先生校点、中华书局出版）、文渊阁四库影印本亦相继问世。可是，《广记》研究的规模与深度，与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相比，依然是不成比例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广记》的版本研究仍处于一种起步阶段，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澄清。程毅中先生在《〈太平广记〉的几种版本》（见于《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汪绍楹先生校点《太平广记》的时候，广泛参考了许多版本，校勘工作做得相当严谨精密，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新版本。然而限于严格地以谈刻本为准的体例，只在少数地方根据别本改正了错误，还未能充分反映出不同版本、不同印次的差异，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疏漏。”程文对中华本的分析评介公允中肯。笔者以为，中华本是《广记》版本研究的里程碑，汪绍楹先生功不可没。可是，中华本并没有为《广记》的版本研究划上一个句号。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详校诸本、补漏辑缺，细列校记，整理出一个可供研究者用的本子。

按照时间的顺序，《广记》有如下重要的版本：（残宋本）、沈与文野竹斋钞本、嘉靖隆庆之际的谈恺刻本、隆庆万历间的活字本、万历许自昌刻本、乾隆间黄晟本、四库全书本。在这里，

必须说明如下四点：一、宋刻本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只有清人吴騫旧藏的一个许自昌刻本，曾经陈鱣根据残宋本校过。根据这个陈校本，今人还可以一窥宋本的大致面貌。二、所谓谈恺刻本，汪绍楹先生发现有三种印本。笔者最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发现了谈刻的第四种印本。谈刻的不同印本的差异，为今人研究《广记》版本的演变轨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其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文渊阁四库本的《出版说明》中提出，“库本究竟是与前述三种印本有区别的另一种谈刻，还是以谈刻为主有所校补，是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由此可见，今人所能见到的谈刻至少有四种印本。如果上海古籍出版社关于库本为另一种谈刻的推测成立，那么，谈刻又多了一种印本。当然，《出版说明》中同时也提出了“以谈刻为主有所校补”的可能性。三、所谓“四库本”，严格地说，并不是一种。四库本都是手钞，手钞的底本也并不一定都相同。笔者将《广记》的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抽出若干卷进行比较，发现文字上稍有差异，但没有大的出入（见附录一）。四、谈刻与活字本孰先孰后，个别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见附录二）。之所以产生歧见，是因为不知谈刻有不同的印本。本文所谈，仅限于大陆所见诸本。

汪绍楹先生提出谈刻有三种不同的印本，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谈刻的不同印本启迪我们，《广记》的版本之所以错综复杂，原因不在于雕刻中的错讹，而在于谈刻所依据的钞本中缺了若干卷，后人千方百计地去补成“全璧”，而补充的方式途径又有种种不同，于是就造成了《广记》诸本的种种歧异。笔者以为，弄清《广记》版本演变的关键即在于此。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宋本作为诸本之源来考虑《广记》的版本演变。幸运的是，今人通过陈校本还可以看到宋本的大致面目。遗憾的是，陈鱣当年用残宋本校许本的时候，没有留下题跋，所以今人对残宋本的来历、残缺情况仍不甚了了。从陈鱣在许本上留下的批语可以得

知，残宋本的存卷在151卷以下。出现批语的151卷并非卷卷完整。残宋本中，“匡、恒、桓、项”等字时有缺笔，“构”字时以“御名”代，时以“建”字顶替。估计陈鱣所见残宋本是南宋高宗时的翻刻本。将明代《广记》诸本与残宋本相比较，可以发现，谈本、明钞本、许本都有宋本的依据。明钞本与残宋本最接近，而许本虽大体上遵依谈本，但它与谈本不同、而与残宋本一致的例子也在在皆是（见附录三）。

残宋本的总目录基本完整，总目录中全卷佚失者，仅有第141卷。遗憾的是，残宋本第141卷的正文也残缺了。今人所见《广记》诸本之141卷，已经不是宋本之原来面目。明钞本取宋本142卷后半截，充作141卷。而将宋本的143卷一分为二，变作142、143两卷。谈本则将宋本的142卷一分为二，变作141、142两卷。许本则一如谈本处理（见附录四）。宋本第150卷有目无文。明钞本将宋本148卷一分为二，变作148、149两卷，将宋本149卷充作150卷。谈本承袭明钞的做法，又补充了一些新的篇目，加以充实（见附录四）。宋本141卷、150卷的残缺所引起的版本歧异已如上所述。相对来说，宋本第261、262、263、264、265、269、270等七卷的佚缺则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歧异，从而引起了很多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的兴趣。这七卷的佚缺和辑补不但造成了《广记》诸本的目录、篇目、正文、卷次分合、篇目出处的种种差异，而且造成了谈本历次印本之间的差异。为了理清七卷佚缺造成的这个乱线团，我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精力。

关于七卷佚缺的最早信息来自谈恺的自序和识语。其自序有云“尚有阙文阙卷，以俟海内藏书之家，慨然嘉惠，补成全书”。通行的谈刻本在第265卷正文前有一段识语：“余闻藏书家有宋刻，盖阙七卷云。其三卷余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几为全书云。隆庆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谈恺志。”第270卷正文前还有一段识语：“此卷宋

板原阙，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阙文尚俟他日。十山谈恺志。”稍后于谈恺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30《二酉缀遗》中谓“《广记》稍前，刻于锡山谈中丞。谈于此书颇肆力雠校。又藏书家有宋本，故虽间有舛讹，视《御览》则天渊。第中阙《嗤鄙类》二卷、《无赖类》二卷、《轻薄类》一卷，而《酷暴》阙胡澍等五事，《妇女》阙李诞等七事。谈谓遍阅藏书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云“《轻薄类》刘祥、许敬宗等皆见六朝诸史及唐书杂说，谈已考补。余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见诸书。惟出小说中而其书今亡者，难悉究矣。”谈恺的自序作于嘉靖丙寅正月，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月。265卷正文前的识语作于隆庆元年七月，即作序之后一年半的时候，当时《广记》雕刻一半。按李春芳撰《谈公恺墓志铭》，谈恺卒于隆庆二年（1568）正月十六日。正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所云：“则恺能及见全书之成与否，实未敢必！然生前曾将所阙七卷中补得三卷，则无可疑也。”很显然，两段识语均写于谈刻的初印本。仔细校勘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四种谈刻本，不难看出，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这七卷。不断修补的，只是这七卷，其余各卷均用原版刷印。初印本以后的各次印本，都在谈恺的身后。其时间跨度可能很长。主要活动于万历时期的胡应麟尚没有知道已经补充了261、262、263、264、265等五卷的谈本，就是一个佐证。汪绍楹先生在《点校说明》中说：

据今日所见，谈恺刻本至少有三种印本：第一种印本是没有第二六一卷至二六四卷。第二六五卷、二七〇卷卷首没有隆庆年识语的，后来谈氏在隆庆元年识语中说：“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为全书云。”这当是指最早的印本，假定它为初印本；第二种印本也没有第二六一至二六四卷，但于二六五卷、二七〇卷卷首增有隆庆元年的识语，且所收文字不同，假定它为后印本；第三种印本是多

出第二六一卷至二六四卷的（后来许刻本、黄刻本都有这四卷，大概就是从这个本子来的）而第二六五卷、二七〇卷则和后印本相同，假定它为最后印本（北京图书馆藏有胶卷）。如前所述，谈刻本的几种印本，只是重修那宋板所缺的七卷，所以，越是后出的印本，所补充的篇目应该越多。谈刻的初印本应该和谈愷的识语一致。270卷正文前的识语明说“此卷宋板原阙，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阙文尚俟他日。”而汪先生所定“初印本”中有“洗氏、李诞女、义成妻、卫敬瑜妻、卢夫人、魏知古妻、符凤妻、邹待征妻、吕荣、侯四娘、窦烈女、高彦昭女、郑神佐女、郑路、封景文、周迪、邹仆妻、歌者妇”等18条。与识语“得十一人补之”显然互相矛盾。如果琢磨胡应麟所称“《妇女》（按：即270卷《妇人》）阙李诞等七事”，则正好吻合。谈愷“得十一人补之”，恰好缺“七事”，“七事”补入，则正好十八条。汪氏所谓“初印本”，实难以成立。正因为识语已经不符合该本的实际情况，所以，删去识语也不足为奇。有无识语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例如文渊阁四库本无谈愷识语，而文津阁四库本则在卷270正文前附上了谈愷的识语。可见，加不加谈愷识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关键是看篇目的补充情况。汪先生所定的“初印本”第265卷中，有“刘祥、刘孝绰、汲师、许敬宗、盈川令、崔湜、杜审言、杜甫、陈通方、李贺、崔骅、李群玉、冯涓、温庭筠、西川人，河中幕客、陈璠叟、崔昭符、温定、薛能、高逢休”等21条，且都注有出处。对照残宋本265卷的目录，知此卷篇目已全。显然与识语“其三卷余考之得十之七”不合。而且在所谓“初印本”的正文前目录中并无“以下俱阙”之类的小字。从识语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谈愷并没有找到宋本的原文，而是根据钞本的目录所提供的类别和篇名，“考家藏诸书”来加以补充。所谓“初印本”的正文篇目顺序和正文前的目录完全一致，这正是补成完璧、篇目稳定下来的一个标志。汪先生所谓的

“后印本”，倒是很象初印本。所谓“后印本”的265卷，缺“汲师、崔骈、西川人、河中幕客、崔昭符、温定”等6条，269卷缺“胡澍、韦公干、陈延美、赵思绾、安道进”等5条，270卷缺“李诞女、义成妻、魏知古妻、侯四娘、郑路女、邹仆妻、歌者妇”等7条。三卷的正文目录中，“汲师”、“胡澍”、“李诞女”诸条下，标有“以下俱阙”或“以下俱缺文”的小字。所缺的篇目归集在后，造成了正文前目录与总目的不一致。因为总目录未变，而正文前目录却根据存佚作了调整。所谓“后印本”的存佚情况和谈愷的两段识语，以及胡应麟所载情况完全吻合。可见，汪先生所谓“后印本”，其实乃是“初印本”，所谓“初印本”却是“后印本”。为了避免用语上的混乱，我们不妨以北京图书馆的相应书号或胶卷号来指称谈刻的不同印本。汪先生所谓“初印本”（即程先生所称“甲本”），可命名为“文623/514”。汪先生所谓“后印本”（即程先生所称“乙本”）可命名为“10146”。汪先生所谓“最后印本”（即程先生所谓“丙本”），可命名为“CBM655——658”（胶卷号，原书在台湾）。笔者最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发现，有一种新的谈刻印本。按照上述命名的方法，可以命名为“12478”。“12478”产生在“10146”、“文623/514”之后，而在“CBM655——658”之前。“12478”和“10146”、“文623/514”一样，缺261至264卷，而用许本配钞。其265、269、270三卷，是用“10146”和“文623/514”的原版拼合而成（见附录五）。这种拼版的方法造成了一些混乱，使它的正文内容不衔接、残缺。例如，第269卷，因为采用了“文623/514”的部分版面，出现了有尾无头的“陈延美”一条，自“经时卒无影响”至“旬日而殂出王氏见闻”，显系从“文623/514”来。再如第270卷“高彦昭女”一条，第1行文字“高愍女名妹妹”至“质其妻口口（黄晟本为“子使”）守”，同10146一样。接着，换页以后用“文623/514”版，自“降都统”开始。生硬

的拼合使12478的总目、正文目录、正文篇目的实际顺序彼此矛盾、一片混乱（见附录六）。“12478”没有提供新的篇目和异文，可是，“12478”留下的混乱反映了谈刻力图补足以成全璧的过程。“12478”依然没有261至264卷。所以，补足261至264卷的“CBM655——658”应该在“12478”之后。至于“CBM655——658”是否谈刻的“最后印本”，现在还不好下结论。原因在于，四库本的底本至今还很不清楚。《四库全书总目》声称“此本为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谈愷所刊”，可是，“嘉靖中”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总目》又称《广记》“分五十五部”，更是令人莫名其妙。显然是将《广记》、《太平御览》混为一谈了。《总目》一面讥刺郑樵《通志·校讎略》“误合两书而一之”，一面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从四库本的内容来看，它吸收了四种谈刻印本、许本、黄本的优点。例如，黄本所补文字，四库本也有。261至264卷不缺，全同“CBM655——658”。它的265、269卷，大多采用“文623/514”的文字。它的270卷，则采用“CBM655——658”的文字。而“窦烈女”、“奉天窦氏二女”分列。恢复了残宋本的做法。中华本将“奉天窦氏二女”归入“窦烈女”篇目之下，作异文看待，是不对的。这两条人物与情节都不同，只是同姓而已。这和“符凤妻”、“吕荣”、“封景文”等条的情况不同。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都是选好底本，命人钞写，进度紧张。决无重新校定之可能。可是，四库《太平广记》的底本在哪里，暂时还没有答案。只好姑且存疑、以俟后日了。

《广记》版本的演变轨迹，大致如此。限于本人的知识学力，疏漏不当之处，恐难以避免。我诚恳地期待着海内外读者和专家的指教。

附录一：《广记》文渊阁本、 文津阁本录异举例

卷 篇 名	文渊阁本	文津阁本
265 薛能	其落句云 真抛却	诗落句云 直抛却
266 朝士使朔方 张翺	别非 竟鞭背而卒 出刘山甫闲谈	(无此二字) 竟鞭而卒 事出刘山甫闲谈
269 李希烈 胡濶	建中中 夷民十余辈	建中初年 其余十余辈
270		卷首有谈愷识语
奉天窦氏二女 卢夫人	赋以美之 嘱曰 明无他意	赋以表之 诤曰 明无他，会

附录二：关于《广记》活字本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有云：“今人皆以为活字本从刻本出，如傅沅叔先生《藏园群书题记》卷三《明本太平广记跋》云：‘明嘉靖丙寅，乃有十山谈愷刻本，而活字本继之。至万历时，又有许自昌刻本。然活字、许氏两本，其标题下均列谈愷校刊、唐诗同校二行，是其源仍出于谈氏。’余见黄正色序刻活字本《太平御览》，摆印于隆庆二年至万历二年之间，其地在无锡，其字削成于隆庆二年以前，锡人顾肖岩、秦虹川二家有其半，今不知字次山之秦汴与秦虹川有何关系？然谈愷亦无锡人也，故《御览》与《广记》为用同一套活字摆印，极有可能。……今此活字本

仍阙原阙之四卷，而刻本反有之者，疑为后人所补，盖刻本补版甚易，活字则一经散佚之后，便不能摆补也。然则此活字本仍为谈本真面目，余因此疑活字本摆印于隆庆二年以前，刻本则始工于嘉靖四十五年，而成于隆庆二年也。”

附录三：残宋本、谈本、许本录异举例

卷次	残宋本	谈本	许本
34	裴氏子	裴氏	裴氏子
41	王老	王光	王老
78	茅安道	茅道安	茅安道
80	陈休复	陈复休	陈休复
111	高荀	高荀	高荀
114	费崇先	费崇光	费崇先
118	刘子享	刘之亨	刘子享
	王行思	王幸思	王行思
200	韩定辞	韩廷辞	韩定辞
204	李蔚	李尉	李蔚
223	夏侯生	夏侯	夏侯生
235	荀巨伯	荀臣伯	荀巨伯
251	张祐	张祐	张祐
262	不识镜	不□□	不识镜
	助丧礼	助裘礼	助丧礼
	行弔	行弟	行弔
294	王文度	王文广	王文度

附录四：诸本各卷分合比较

第141卷

残宋本

(征应七邦国咎征)

总目录和正文均缺

明钞本	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刘宠	尔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鹭

(征应七人臣咎征)

谈刻本	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微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征应七人臣咎征)

许本、中华本与谈本同。惟“王微之”一则，许本、中华本均作“王徽之”。

第142卷

残宋本	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朱世隆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鹭
	唐望之		
明钞本	宋善威	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刘希夷	郑蜀宾	崔玄暉

(征应八人臣咎征)

(征应八人臣休咎)

谈刻本	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鹭
	唐望之		

(征应八人臣咎征)

许本、中华本与谈本相同。

第143卷

残宋本	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伟	宋善威
	李处鉴	麴先冲	吕宗粹
	源乾曜	母旻	杨慎矜
	王儼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明钞本	李处鉴	麴先冲	吕宗粹
	源乾曜	母旻	杨慎矜

(征应九人臣咎征)

	王儵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征应九人臣休咎)
谈刻本	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元伟	宋善威	
	李处鉴	麴先冲	吕宗粹	
	源乾曜	母旻	杨慎矜	
	王儵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征应九人臣咎征)

许本、中华本与谈本相同。

第148卷

残宋本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琯	孙生	张嘉贞	
	杜暹	郑虔	崔圆	
	麴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定数三)
明钞本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琯	孙生	张嘉祜	
	杜暹	郑虔	崔圆	(定数三)

谈本、许本、中华本均作明钞一样处理，惟有“张嘉祜”一则，诸本皆作“张嘉贞”。

第149卷

残宋本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祎	
	裴谔	李揆		(定数四)
明钞本	麴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定数四)
谈刻本	麴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韦泛			(定数四)

许本、中华本与谈本相同。

第150卷

残宋本	道昭	韦□	桑道茂	
	包敬怡	杜思温	李纳从事	
	季子	柳及		(定数五)
明钞本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纬	(定数五)
谈刻本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祎	
	裴谔	李揆	道昭	(定数五)

许本、中华本与谈本相同。

附录五：12478拼版举例

12478在第270卷中采用“文623/514”的如下版面：

第2页A面

“留今唯生六女”（“李诞女”之后部）
至“义成妻”（篇名）

B面

“汉源县人义成妻”至“题曰贞义卫妇”

(“卫敬瑜妻”)

第3页A面

“之门宅墓犹在出南雍州记”至“南海逢獠”

(“符凤妻”)

B面

“贼所劫凤死之”至“名曰义父坂出文枢竟要” (“吕荣”)

第5页A面

“降都统” (“高彦昭女”)至“即以所有” (“郑路”)

B面

“金币罗列”至“说之不可” (“封景文”)

第6页A面

“竟斃于刃下”至“其日与妻” (“邹仆妻”)

B面

“偕憩于陂之半”至“誓终焉之志出玉堂闲话”。

第7页A面

“歌者妇” (篇名)至“已自断其颈矣出玉堂闲话”。

其余页次，则采用10146版。

附录六：拼版所致混乱

第270卷

总目录	洗氏	卫敬瑜	周迪妻
	邹待御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李诞女	以下皆阙	义成妻
	卢夫人	魏知古妻	符凤妻
	吕荣	侯四娘	高彦昭女

郑路	封景文	邹仆妻
歌者妇		

正文目录

洗氏	卫敬瑜	周迪妻
邹待征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以下俱阙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		

正文实况

洗氏、卫敬瑜（仅有篇名）、李诞女（有尾无头）、
 义成妻、卫敬瑜、卢夫人、魏知古妻、符凤妻、邹侍征
 妻、吕荣、符凤妻、吕荣、封景文、高彦昭女、郑神佐
 女、郑路、封景文、周迪、邹仆妻、歌者妇

说明：

篇名的重复亦由拼版所造成。因为“文623/514”与“10146”的同名篇目中常有文字不同的情况，所以12478的同名篇目，如“符凤妻”、“吕荣”、“封景文”等篇，收录了两种文字。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